



山泉(国画) 吴明

绿城杂俎

漫谈三十而立

周广生

世人几乎都晓得“三十而立”这句孔子的人生格言。那么，如何正确地理解？我以为，格言既不是真理，更不是指令，只能仅供后人学习和参考而已。

当今的许多年轻人认为，“立”，主要是指成家立业的意思，所以，不到30岁不宜谈婚论嫁、结婚成家。殊不知，如此片面地理解这句格言直接给我国人口的发展造成了令人忧虑的质量问题。最近就看到了这样两则报道：一则说，目前我国有500万不育的青年人。另一则说，最新的数据表明，中国第四次单身潮正在来临。仅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单身男女已经冲破了百万。不结婚，“丁克族”人数必然增加；而盲目追求晚婚晚育，待到30岁以后结婚，结果导致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实践证明，不适当地晚婚晚育，不但伤害大人的身体，而且更不利于胎儿的健康发育和成长。生育不讲科学，要没有生命质量或质量低下的子女，这是对国家和人口发展质量素质缺乏高度责任感的表现。而立未必到三十，这是既有科学根据又有实际道理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他方面也未必是三十而立者优。

从人立业来看，没有必要等到30岁起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参加工作正常的年龄也是二十二三岁，或更小些。只要参加了工作，或具备独立地生活能力，人就应当立业。什么叫立业？到了独立工作和生活的年龄，另立炉灶，自力更生，单独奋斗，这才算顺其人生成长的自然规律。立业，不是说一定要当上了大官，已经干成了一番大事业，是标志独立工作的开始。

从人实际成才的过程中看，能否成才，能否担当重任，不是个人才，不是以年龄大小而论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历史上，二十几岁或不到30岁就能够率领一个师或胜任一个州县之首者，不乏少数。

一个人有没有独到的见解，思想和道德修养成熟不成熟，评判的条件和标准，绝不是以是否到了30岁这个年龄杠杠划界限的。正确地评判标准，应当看其有没有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有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博大的胸怀，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如何。譬如雷锋，虽然牺牲时只有22岁，但是，他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素质，可称为时代的楷模，令人敬仰。主要的因素就是，他从小就树立了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以及无限敬业的革命精神。自觉担起家庭的负担，能够经常想到社会的责任，做一个大有作为的人，做一个让家庭和社会放心的人，应当说是没有多大的困难的，这些都是不需要等到30岁之后的事情。

新书架

《北京教父》

邢晓英

北京城内，东富西贵，皇城根下，等级森严；然而，胡同深处有一个不安天命的狼角色，30年的血腥拼杀，初起于草莽，终于立于潮头，在他身上，依次盖上了北京城30多年社会巨变的全部烙印……

1967年，父亲因内部斗争自杀，母亲被监管，为了养活三个妹妹，陈成踏入江湖，与各派流氓厮杀混战，成长为京城流氓头子。此后数十年间，文革、武斗、下放当知青、返城上大学、当组织部副部长、辞职、经商、行贿、盗窃、诈骗、倒卖煤炭、闯海南、搞房地产、搞信托投资，跌宕起伏，几度生死，陈成一直在时代的刀尖上舔血生存。

当他离市民的传说越来越远，身影逐渐模糊，几乎就要被遗忘的时候，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的各种财经新闻中，一直隐藏着一个他们曾经熟悉的面孔。

翻开本书，了解北京城里的传闻与秘密。

随笔

真情是故乡

枫苑斋

我在故乡的土地上走着。

走过洛河水的清波，锦屏山的传说，走过我小城的街道和集市。童年的记忆，就像灿烂的画幅绘出了柔媚的丽日和南归的雁阵，就像翩跹的燕子剪出了青青的风儿和碧碧的柳叶儿……

我听到一声呼唤，来自童年那个开满槐花的黄昏。是母亲那弥漫花香的声音啊，在我回乡的时候把断开的岁月连在了一起，让我疲惫的目光和灵魂栖在了生命最初的真诚里。

我要寻找真诚。在我居住的城市里，水泥路和鸽子笼一样的楼房，阻隔了泥土的气息。在那些貌似充满希望的季节里，我的精神经历着被一次次肢解的痛苦，也辗转于企求心灵慰藉的渴望里。那是饥饿时寻觅食物一样的渴望，那是干渴时寻觅泉水一样的渴望啊。

听说我回来时同学们来了。我们大多都二十多年不曾相见了，见面时竟是情不自禁地拥抱。我们感受着彼此的心跳，询问着彼此的近况，说着些弹指间的思念和感叹，然后汇集于一间酒店。我们递让着上好的香烟，却又回忆着8分钱一包的“菊花”，

两毛钱一包的“前进”，朗朗的笑声里袒露着泥土一样的醇厚，让我的鼻尖儿一点点颤抖。

都是些不曾忘却的脸庞。我曾在异乡一次次回忆这些脸庞，回忆着逝去的时光。遗憾的是我离开了故乡的泥土，离开了生长五谷的田野，离开了田野上的野花阡陌上的杨柳。我只能一次次抚摸我和同学们的一张张合影。虽然这些照片已经发黄，但却是我泥土一样的过去，泉水一样的过去，庄稼一样的过去，即使在梦中我也能感受到那种清纯和朴实、自然和真实。那是在岁月一点点流逝时，留在我心中的一脉脉真情啊。

同学们都老了，每根白发每道皱纹，都诉说着经历的霜晨或是雪夜，艰辛或是坎坷。但同学们也成熟了，那种为人夫为人父，那种为人妻为人母的练达与省悟，分明都受过命运的打磨，但未失童心的稚朴，还有那种泥土一样浑厚的情怀……这多么宝贵。

我们举杯间七嘴八舌的，是河滩上割草时的嬉闹，洛河水里游泳时的酣畅，是堆雪人儿打雪仗的酣畅，甚至是吵嘴打架的勾

当……哦，原来我的光辉历史都被同学们珍藏着。此刻，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都让我沉浸在温暖和欢愉里。我感到一种赤裸清亮之美，更有一种朴素真实之美。

我们分手时已是深夜，一轮明月挂在树梢，也挂在我的心里。故乡的月光总是这么美丽，无论是圆是缺，总是在树梢上摇曳着的诗意。我曾在异乡遥望故乡的月亮，但那月光时常被楼群切割得斑驳陆离，让我的思虑迷失在夜色凝重的峡谷里。此刻，我享受着故乡的月光，这月光就是一张张笑脸啊，温润而又明媚。在故乡的日子是温馨的又明媚，家长里短，不用设防也无需心机。二十多年的分离就被这相聚一下弥合起来，那种融洽和信任，让我深深地感动。

现在，我执笔这篇小文时，窗外正下着淅沥的雨，犹如我绵绵的情思。我在向往城市时离开了故乡，然而，当我寂寞空虚时，她又以深情抚慰了我。此刻，有泪如雨在洁白的稿纸上晶莹。此刻，有雨如丝在心灵的天宇上飘洒。

——为我真情的故乡。



春晓图(国画) 碧小文

郑州地理

百花路与百花里

朱永忠

百花路、百花里位于市委、市政府驻地西侧，以中原中路为界往北至建设路为百花路，往南至伊河路为百花里。

1953年，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西郊被确定为新兴的工业区。1956年，郑州市委、市委从市内(现管城区委)搬迁到西中中原中路东端两侧，建办公楼。其西侧建市机关干部职工家属院，中间南北修建一条道路，道路严格按照1955年郑

州市建委上报国家建委和城市建设总局规划划名，1956年国家建委正式批复同意的规划图命名为百花路、百花里，此路名带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色彩。百花路长790米，宽9米，柏油路面，与互助路、友爱路相交，路东侧有市直机关大院、邮电部设计院及生活区、碧沙岗市场，路西侧是百花路电信支局、市委家属院、市住房公积金大厦、百花艺术小学、国棉五厂家属院等。

当那个男人带着那个孩子拦住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麻烦了。

今天大清早起了大雾，我骑电瓶车上班，一路上很小心，可是在转弯的地方，一个孩子不知怎么就撞上了我车子的挡风板，跌倒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赶紧扶起孩子：“孩子你没事吧？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孩子冲我摇摇头没有说话。我又问：“有哪儿疼吗？”

孩子还是摇摇头没有说话。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我说：“没事我可走了哈。”

孩子仍然没有说话，只是傻愣愣地看着。

那孩子也许是个哑巴或者傻子。我暗暗庆幸迅速四处看了一下，到处雾蒙蒙的，没人在意，于是骑上车子赶紧走了。

“臭女人，你他妈撞了人想跑啊？给我停下！”一辆小车里探出一张满脸怒气的脸。我被吓了一跳，不过那个男人的粗鲁让我顿生反感。

我停下车没好气地说：“你这人不能好好说话吗？”

“好好说话？我看你他妈就是欠揍。”男人冲下车一手拽着孩子。“你看看孩子让你撞成什么样了！”

“什么叫了？我问过他，他说没事。况且不是我撞的他，是他撞的我。”虽然有点心虚，但我也

不甘示弱，现在的社会，你越犟，人家越敢欺负你。

那个男人的脸像刚发生过火灾，红里透着黑，黑透着红，五官几乎找不到原来的位置。瞪着两只充血的鸡蛋眼睛吐沫横飞：“你这个臭女人找削的是吧？孩子懂啥？你自己看没有事，你看你的嘴巴，淌血呢，说不准是内伤。”

他越说越激动，扬起手就要开打。因为这里已经到了闹市，没

不信警察和你似的不讲理。报啊！你不报我来报！”我也作势掏出了电话。

“怎么回事？”没等我们报警，一辆警车就不请自到了。我们被警察带进了派出所。

警察拿出纸笔问：“究竟怎么回事？”

“她把我孩子撞了！”男人抢先说。

“我没撞，是孩子自己冲过来撞在我车上了。”我急忙分辨。

警察一扬手，摆出停止的手势：“都别吵，我来问。”他走到孩子面前，蹲下来：“孩子，是她撞的你吗？你告诉叔叔。”

天，有这样问的吗？说不定这警察和男人有交情。孩子肯定会说是我撞的，这样我可就惨了。我紧张地看着孩子，我听见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咚咚……咚咚……”

孩子顺着警察手指的方向看着我，没有吭声回头看了看父亲，父亲当然也在看着他。孩子低下了头，咬住嘴唇。似乎在犹豫和思考。

时间仿佛瞬间凝固。终于，孩子抬起头。他摇了摇头，轻声说：“不是。”他又回头看了看我，眼睛清亮，他说：“阿姨没有撞我，是我自己没有注意撞上她的。”

我如获大赦地吐了口气，并下意识地看了下男人。看男人又气又恨，又尴尬又恼怒的脸，我突然有了胜利者的喜悦。

“孩子，谢谢你说出了真话。”我拉着孩子的手说。

孩子羞涩地笑笑：“不谢，老师说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承担。”

我的脸通红：“走，阿姨带你上医院。”

外面，阳光很灿烂，雾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然消退。

男人气急败坏地掏出电话：“你要报不是？我报警！”

“报警就报警，快报啊！我就

杜弗也向我告了别，带着他的狂笑声一起离开了办公室。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然而，我一直非常关心他的活动。他第一次被空投到比利时，给我们在布鲁塞尔的谍报员送去400英镑。不到48小时，来电说：“任务完成。”以后，多次派他去执行任务，总是圆满无误地完成。不管“约会”地点离盖世太保有多么近，他从不失约。他给在比利时活动的谍报员送去的经费，先后共达几千英镑，分文不差。

这个表面上看来像个疯子，而且目不识丁的流浪汉，是个杰出的间谍，他完成了别人难以完成的任务，尽管那些人的体力和智力也许都比他强。这位不令人作呕的、又丑又古怪的人物，为英国情报处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

我很想再见到他。到那时，我将请他到伦敦最高级的餐厅，向他献上一只世界上最好的嫩鸡——不是“抓”的，而是买的。

“贵宾”

1942年的一天上午，我接到里斯本的通知说，一位化名艾伯特的荷兰抵抗运动的知名领袖几天之前到达那里。一两周前，他通过一条秘密渠道从荷兰逃出来，定于当天乘坐一架伪装过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前来英国。飞机将于下午在英国南部某机场降落。

艾伯特刚刚离开荷兰，带有最新情报，必须立刻会见他，以便把情报不失时机地向英国方面转达。这只能由一个能讲荷兰语的人去做。

这项工作自然落在我的身上，因为荷兰语是我的母语。

我匆匆吃过午饭，坐上一辆由军人开的汽车，前去会见艾伯特。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英国皇家空军机场。

为了保险，我在飞机到达前半小时来到机场。我把司机打发走，让他25分钟后再来，就走进室内求见基地司令。他正在等我，我受到亲切的接待。刚一坐下，就端上了英国人在任何场合都必不可少的茶。这种款待绝不是出于习惯。反间谍机构的人带着“行囊”登门拜访是件大事，一名重要的难民到达机场也非常寻常。

我们谈话时，他踱来踱去，东张西望，焦急地等着来自里斯本的飞机到达。他不停地看表，两次和指挥塔联系，询问是否有飞机到达的消息。他这样心神不定实在令人同情。当指挥塔报告飞机正在降落时，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乘客们在远处下了飞机。一辆汽车开过去，接我的“四名乘客”。

头一个下车的像是一名外交官，作出这种判断并不困难，因为他戴一顶安东尼·艾登式黑色“瓜”形帽，这是内政部官员们的标志，并且手上还捧着一个公文包。他用手扶着车门，一位20岁左右的、非常漂亮的金发女郎跟着走下来。随后是一位年纪比他大得多、仪表堂堂的绅士。他用手搀扶着女郎，像是在保护她一样。最后下车的是一位中年男子，胸前抱着一个棕色的纸袋，这无疑就是艾伯特了。

我一边走上前去，一边情不自禁地望望这年龄悬殊的一对。一个年轻风流，另一个老态龙钟，绅士的面孔对我并不陌生，在战前幸福的日子，我曾和阿斯科特“王家禁地”见过他的照片，在官廷会议上也见到过他本人。公爵家世显赫，富可敌国。考虑到他的名声，这里我姑且称他为蒙毛斯公爵。

我一边问候艾伯特，一边在想，一位如此美貌的妙龄女郎怎么会陪伴一位尽管出身富贵，但却老态龙钟的人呢？公爵素以风流和追逐女性著称，年轻时曾在两次轰动一时的社交丑闻中大出风头。现在虽然年事渐高，但作为积习已重的“征服者”的名声仍然不减当年。不过，他的行为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的任务是接待艾伯特。

一辆停在我的车旁的官方黑色轿车接走了外交官。基地司令走上去向公爵和他的女伴自我介绍，我走上前去和艾伯特握手。我和艾伯特离开拥挤的机场，朝基地司令为我们安排的前厅走去。作为例行公事，我查验了艾伯特的证件，包括我英国驻里斯本大使的亲笔信，提了几个重要的问题。他很快作了回答，以证明他的身份。我们开始谈起荷兰的形势，处在德军后方的各抵抗组织的斗争。艾伯特带有重要的情报，但初次交谈，并无多少认真的话题。他提供的情报对完善我们的体制和改进反间谍工作遵循的某些理论都可能有用，情况基本如此。

这时，有人敲门。一名皇家空军的勤务兵走进来，说了声“请原谅”，然后说，基地司令有急事要和我谈，希望我马上去一趟。我有点恼火，继续和艾伯特谈话。过一会儿，我只好请艾伯特原谅，跟着勤务兵来到基地司令办公室。一进门，就发现一场激烈的争吵正在白热化阶段，坐在桌子旁边的公爵击败了可怜的基地司令。他像个胆小的侏儒一样坐在椅子上，在口若悬河的对方面前手足无措。漂亮的金发女郎站在窗前，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连载

“笹岛恭三，听说他的画功一流，作品不多，但在专家中的评价非常高呢。”

久美子也曾在报纸杂志上读到过类似的报道。她听说笹岛恭三好像是个极不妥协的画家，他的画在美国非常受欢迎，作画的速度十分缓慢。这位笹岛恭三还是单身。

模特与杂工

那天是星期六，久美子初次拜访了画家笹岛恭三位于杉并区的家。这座宅邸的占地面积很广，花园里种着玫瑰等花草。看来这是位喜欢园艺的画家。

久美子轻轻按下了门铃。开门的正是笹岛本人。他一身便装，见到久美子后，笑着鞠了一躬。乱糟糟的头发盖住了额头。

“是野上小姐吧？不好意思，突然向您提些无理要求。事情的来龙去脉想必先生已经告诉您了吧？”

“是的。”

“您能一口答应真是太好了。您应该也听说了，说是模特，其实只是想画一画您的素描而已。请您不要想太多，就当是来这儿看看书什么的，在我面前坐一会儿就行。”画家用诚恳的声音说道。

久美子放心了不少。说实话，来的一路上她都心乱如麻的，不过现在好多了。她觉得这位画家不用担心。

她本以为画家会让她坐在画室里，可“先从速写开始吧。”

为了先让久美子保持自然的状态，画家首先开腔聊起了天。根据久美子的年纪，画家选择了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然而，在谈话的过程中，画家的眼睛也一直注视着久美子的脸。依旧是观察人物时的那种犀利眼神。

“老师，您为什么不结婚呢？”聊了一段时间之后，久美子鼓起勇气问道。

“年轻时光顾着画画了，画画画着，就错过了讨老婆的机会。到了这个年纪，又开始嫌麻烦了，还不如一个人待着方便。”画家边画边说。

这时，久美子看见庭院的花坛之间有个影在晃动。那是位老农工，正在修剪花草。他一直背对着久美子，小心翼翼地干活。他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登山帽，穿着白衬衫。咔嚓咔嚓，不时传来剪刀的响声。

画家一提笔，不一会儿一幅画就画好了。画完一笔速写之后，他

马上翻了一页，开始画下一张。他的手非常快，一小时里就画出了四五张画。

到了午餐时间，画家又自告奋勇地去准备饭菜了。坐在椅子上发呆的久美子，拿起了画家的写生本。她看见了画中的自己。虽然是铅笔画成的写生，但准确地把握住了久美子的特征。真不愧是画家。

在久美子翻阅写生本的时候，花坛中还在不断传来剪刀的响声。

抬眼一看，戴着登山帽的老人在秋日的花丛中辛勤工作。花瓣反射着柔和的光线，在老人肩头形成阴影。

久美子很庆幸自己来这里。能在郊外的僻静之处休憩放松，是人生中最为美妙的瞬间之一了。

第二天是星期一。久美子准时拜访画家。

同昨天一样的走廊，一样的藤椅。

“仔细想想，坐在这儿要比闷在画室里好多了。我家的花坛虽然不是很好看，可至少有些花可以看看，而且还能看见远处的森林呢。”

今天天气很好。秋日暖阳洒在花坛上。背景是逐渐泛黄的杂树林。戴着旧登山帽的杂工还在花丛中静悄悄地干活。

“老师，您说以前在路上见过我，可您究竟是在哪儿见到的啊？”

“是浅先生说的吧？”画家显得有些为难，应该是代代木那站吧。”

画家喃喃道。

怎么会是代代木呢？那肯定是画家记错了。久美子会坐地铁从霞关到新宿，然后换乘中央线的国铁。所以不可能有人在代代木看见她。

“听说浅先生是在外国过世的吧？”

“是的，战争结束一年前，他在外国生病去世了。”

“那真是太可怜了。不过令堂有久美子小姐这样的好女儿，肯定很是欣慰吧。”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要是能多一两个兄弟姐妹，家里就不会那么冷清了。母亲常抱怨说，只有我一个女儿太冷清了呢。”

“是啊……”

久美子的时候，画家也不断注视着久美子的脸，铅笔在纸上飞舞。他一会儿看看久美子，一会儿看看画纸。久美子也习惯了当模特，没有昨天那么紧张了。

蹲在花坛中缓缓修剪枝丫的老农工，更是烘托出平静祥和的氛围。

